

# 我家的救命良方

文/陕西大法弟子



我们老家在武汉，来到陕西生活已多年。今年过年，武汉肺炎全面爆发，现在我把儿子、女儿们一家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朋友们分享我家的救命良方。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我女儿和女婿带着两个孩子回武汉看望父母，过年后打算初六回来。腊月二十九日早晨，听说武汉疫情严重，要封城。他们当天晚上连夜开车返回陝西家里。回来后，才知道武汉肺炎已迅速传播开了，现在人人自危，气氛紧张。几日前，他们一家还在新闻中所说的病毒发源地海鲜市场吃了两顿饭，这怎能不让人担心、恐惧？

老伴儿非常懊悔，要是早知道武汉肺炎这么严重，就不让他们回去了。中共就是不说实话，什么都隐瞒、掩盖，遭殃的是老百姓。

我对孩子说，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都做过三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只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没问题。

大年初二，女儿说有点咳嗽，还有点发烧；女婿也有一点不舒服、气喘。他们说把两个孩子放在我家隔离。老伴儿说要不要去医院确诊一下？我说不能去，一去就会被隔离，现在全国的确诊病例也没有特效药，你们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保证没事的。外孙女又问她的父母听清楚没有？一定要记住姥姥的话。只要念九字真言，一定会好的。

女儿、女婿很认同，觉得不能去医院，就在家里念“法轮大法好”。过了四天，也就是初六下午，他们回来了，说全都好了，要把孩子接回去。他俩说他们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保护。难受时也不躺在床上，就去没有人的广场转转，现在没事了。他们说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儿子也是和他们一起回来的。他因在武汉呆的时间长一些，被大数据信息跟踪，社区不断打电话询问情况，儿子说在家里自动隔离，什么事都没有。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好好的，没有出现发烧，只是有点头痛，睡了一晚上，就好了，测了一下温度，不烧，没问题。儿子很相信大法，一点都不担心。大概半个月后，社区不再打电话了。

法轮大法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良方。

## 医山夜话

文/王琳

# 父女缘 国际领养孩子背后的原由

K患胃病很久了，经过治疗有些好转，可是最近胃病又犯了。他太太向我述说这次犯病的起因：

K的公司与中国有商业上的往来。一天，他的一位中国朋友寄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给他，问他想不想收养她。从那时起，家里就失去了宁静。K自从见了这女孩儿的照片，就象丢了魂似的。他先是眼泪汪汪地求我要把这个女孩领养回来，然后是跑到玩具店疯狂采购，仔仔细细地认真挑选，购买了一大堆女孩子的玩具。接着就是无休止地与中国有关部门打交道……这才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中国那边先是告诉K这个孩子找不到了，没了下落；然后又告诉他女孩被人领走了；接着得知女孩又被送回孤儿院；这之后，又被告知女孩生病被送到医院，最后传来消息说孩子已经死了……

K听到这个消息，就象疯了一样，怎么也不相信：“噢，不，不可能，决不可能！不会的，她是我的孩子，求求你们，帮我找到她！一定要找到她……”他跪在地上给中国那边打电话，象求上帝一样。而对方极冷漠地回答说一声‘对不起’，就挂上了电话。

K毫不妥协地去找国会议员、众议员，请他们帮忙。最后他订了到中国的机票，带着孩子的相片，以一付找不到孩子誓不回来的架式去了中国。

K在中国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四川省的一个孤儿院的角落里找到那个患肠胃病而病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将她带回了美国。这期间K遭受了无数的周折和苦楚……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是K带她来我的诊所治疗女孩的肠胃病。我问K，为什么她的父母遗弃她？K说：“因为她拒绝吃母亲的奶。她出生后只能喝牛奶，否则就犯病，又吐又拉。在四川农村，牛奶对她的父母这样的农民来说

太昂贵了，她的父母因为养不起她而将她送到孤儿院。”

又过了快三年，K带着会说话的女儿又来了。她的肠胃病又犯了。这次K告诉我了一个惊人的故事：

“我和女儿彼此找到后，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因为不想由于出差而不在家，就把工作辞了，每天陪着她。一天，我带她坐火车去旅行。在旅途中，我才知道了我们上世是什么样的因缘关系。

在火车上，有一本介绍亚洲旅游的旅行杂志，孩子翻着玩。当她看到一幅越南的画面时，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严肃地对我说：“爸爸，你一直是我的爸爸。我和妈妈、你生活在这儿。”她用小手指着画报上的一个小茅草房子，“有一天你背着我跑啊，跑啊，妈妈跟在后头，你被一个炮弹打中了，你摔倒了，就不再说话了。我和妈妈哭啊，哭啊，哭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就一直在找你……”

说到这儿，K哭得泣不成声，“你知道，多少次我做恶梦，每次都是飞机，大炮，打仗，炸弹，逃跑……我一次次地听到‘爸爸啊，爸爸啊，’一个孩子的凄切的叫声，我每一次都是哭醒的。”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这父女俩会患同一个病。于是我找了一根绳子，一头拴在K的手腕上，另一头拴在小女孩的手上。当针扎在K的身上时，女孩立即紧张起来，“爸爸，爸爸，你不会痛死吧？你不会死吧？你说话啊！”K微笑着，“没事的，舒服得很。”孩子这才安下心来，象大人一样叹了口气。就这样，父女俩的病，用根绳子拴上治一头就都好了。

其实，那根绳子也是做给人看的，在另外一个空间，他们的病源是同一个。

# “你真幸福！”

文/大法弟子 清流

“你真幸福！”同事说。

我相信她的话，在利益的纷争中，同事为我能淡然、轻松而称羡，常笑我是悠哉悠哉的“神仙”。而同事，闲谈中，我能感到她那种人生成功的得意，怎么呢？毕业十几年，从一贫如洗，到现在的家道富裕。在单位，虽年纪轻轻，却凭八面玲珑，闹个最高工资，工作清闲。在她眼里，我这个老大哥早该青云直上，功成名就，便侃笑我“生不逢时”。但我不明白，在人们追逐名利、地位为大的当下，同事车、房、工作之外，还有不菲的生意上的收入，对我何来羡慕？

有时，每每在家人的责备中，在与同伴的对比中，心也动过，不平社会的不公，人心的不义。每当这时，我便自问：人的幸福只是金钱、名誉和地位？只是在社会上混个所谓的头脸？我们为谁而活？——荣华富贵？为了人世几十载的功名利禄？累不累？……这样一想，豁然开朗，心胸豁达，心中充满博大与慈爱。这时，再看同事为名利得失而乐而忧的苦楚，心潮起伏，寝食难安，憔悴不堪的身影，甚至疾病缠身痛苦不堪的可怜，我为自己欣慰。

是啊！我纵然失去很多，但我身体健康，这又是多少钱能买的到的呢？工资虽少，却都不影响生活，又有什么不满足？在别人为“面子”而心血不稳时，我却轻松着，心灵富足而愉悦，谁能说我不幸福呢？

## 哀

文/法徒

六十一岁人生，事业有成，家财亿万。却在生命最后的五年零七个月，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靠鼻管进食。最终大睁双眼，张嘴离世。所见之人无不感慨万千。

这个人是我的堂哥。

生老病死，乃世间常态，本无可说，然而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总是萦绕心头，每每想起，总会心潮澎湃。我父亲哥俩。因政治和私怨，伯父在单位被关押审查期间，上吊自杀。

堂哥十四岁时随伯母到了省城的一个近郊落户。他聪明勤快，又很会来事，经常在赌场里卖一些零食水果，天长日久，结识的人中不乏有门路有能力的。从那时起，他的人生逐渐有了起色。直到和人合伙开起了砖厂，后来自己成立了建筑公司。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堂哥为人很好。从他开始创业，我父亲一直在他身边打工帮忙。对我父亲也还算敬重。也曾帮助我家翻盖新房。

可是，有了钱以后，堂哥的为人发生了改变。信口承诺却少有兑现，甜言蜜语，但心存妒忌。比他强的，可以卑躬屈膝，不如他的，不屑一顾。在女人身上一掷千金，无利益可取，吝啬分毫。出出进进前呼后拥，黑白两道呼风唤雨。这是他发达以后为人处世的大致概括。父亲性直寡言，家族观念强，对侄儿就象对儿女一样尽心尽力，但对其生活和事业很少插言。父亲认为有钱人都是那样，诚实善良不吃香，吃喝玩乐是有钱人的享受、生活。对于父亲的观点我也曾多次和他辩论，每一次都是争论的红脖子粗。

后来听说堂哥要和我的堂嫂离婚。被伯母大骂，骂他没良心，说你媳妇嫁你时，你穷的连件新衣服都没给人家买起，这些年照顾咱们老小。现在你过好了，有钱了，想不要人家。你要离婚，我就不活了。就这样，婚没有离，但是，从此却更少着家了。

后些年，我很少到他家去。父亲一直在他那干活。父亲一年回家一趟，每年初五他们来车接走父亲。

有一天，父亲来电话说，他有病几天了，打针吃药不好不坏。母亲很是担心。就去找一个很有名声的一个“神婆”给父亲看看。“神婆”说父亲做错了事，并说：“回去告诉那个当叔父的，他有缘看着他的那个侄子学好。若是再坏下去，到时候，再有钱也会生不如死，并说我父亲也有过错”。母亲当时很是惊愕，“神婆”并不了解堂哥，母亲也根本没有提及到他。况且堂哥此时正事业有成、步步高升。四十来岁，正当好时。这“神婆”突然如此之说，母亲只好是、是的答应。

我母亲通过电话把此经过告诉了父亲。父亲受无神论的毒很重，对神鬼之说灵异之事很排斥。所以他没对堂哥说“神婆”的相告。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转眼堂哥五十岁那年，身体突然出了状况。开始是脑栓的症状，经过治疗，有了好转。后又复发。直到有一天突然昏倒，就再没起来。这样在床上躺了五年零七个月，心脏才停止了跳动。死时，嘴大张着，好象有什么要说的话没说出来。

期间，我父亲回来时，说他看到护理的人给他从鼻子往里打食，父亲说了一句，看到遭罪没看这么遭罪的，真是生不如死。我听了，心头一震，这不真应了那个“神婆”的话吗。

如今，堂哥扔下亿万元钱撒手而去，然而更可怕的他的所作所为，一定要到地狱偿还。

如果我父亲相信善恶有报，能听信那个神婆的所言，把“神婆”的话郑重地对堂哥诉说，结果会是什么样？或许堂哥听了进去，迷途知返，或许也就不会如此结局，也或许不会如此早走。但在我认为，堂哥更是不相信有神有鬼，即使说了，也是风过耳边。

如今，大瘟疫降临人间，人们在遭罪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作为。愿世人明鉴。